青樓夢/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青樓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五回　眾美人登堂視殮　諸親朋設祭助喪

下一回▶

話說三十一美同進靈幃，號啕大哭。哭了一回，然後個個易了白布裙衫，一片白衣如雪，孝幃中挨次坐下，猶如白蝴蝶一般。三十六位美人守著挹香，挹香雖則中年摧折，也算有豔福的了。件件可辦，惟有眾美人一齊到來視殮，這卻難得之盛事，外邊官紳親友們，都嘖嘖稱盛。

到了巳牌時候，諸親朋都來祭奠。鄒拜林也備了祭文，到靈前祭奠。上香獻爵畢，讀祝者便捧了祭文，高聲朗誦道：

維年月日，通家兄鄒拜林致祭於挹香亡棣臺靈前：嗚呼！吾棣臺溫恭篤厚，忠孝克全，蘭盟得締，鶼薦同游。方期地老天荒，永作吟哦之侶；不料雨飄雲散，又來離別之鄉。十年夢醒，摧殘杜牧之魂；一旦襟分，空弔鍾期之魄。想吾棣臺非天宮代筆，即地下修文。

赴召玉樓，跡悲黃鶴；甘拋金屋，夢斷烏衣。悵此日之音容莫睹，一腔憤懣向誰論；懷昔時之笑語常存，萬種癡狂猶可溯。予懷若此，君恨何如？聊備杯羹一滴，九泉可到；附呈楮帛寸忱，微意敢存。嗚呼！臨奠神傷，伏維尚饗。

讀祝者正在朗誦祭文，拜林望孝幃前一看，見葉仲英與姚夢仙撰著一幅輓聯在那裡。拜林拭目視之，見上寫道：

拋父母，棄妻孥，無可奈何君去也，歎廿年壯志旋銷，竟使英雄氣短；

別美人，離好友，百般惆悵我傷哉，恨旬朝微痾忽變，空嗟兒女情長。

拜林看罷對聯，讀祝者祭文誦畢，忽聽得孝幃中悲聲更切。拜林又對遺容看了一回，歎道：「香弟，你在生何等風流，為何此時默默無言耶？」言訖，不覺一陣淒涼，竟奔入孝幃中，放聲大哭。愛卿見拜林如此情形，更加淒切。

俄而葉仲英、周紀蓮、姚夢仙、陳傳雲、端木探梅、吳紫臣、徐福庭、屈昌侯八友都來祭奠。然後端正成殮挹香不表。

再說挹香同鬼卒四處遊玩了一番，又到了一個所在，見一年老犯人與著一個犯婦並旁側兩人，都是拖枷帶鎖，鏈條悉索。挹香道：「此是何犯？」鬼卒道：「此即風波亭陷害岳家父子者，罰令永墮地獄，不復超生。」挹香不聽此言猶可，聽了此言，不覺三屍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勃然大怒道：「莫非是秦檜等麼？」鬼卒稱是。挹香大踏步上前，指定二犯罵道：「你們這般禽獸，陽間惡不可恕。屈害忠良，十二道金牌矯詔少保班師，以致金兀術復進。奸賊嚇奸賊，你良心喪盡，擅敢西窗設計，陷少保於風波亭。你在陽世任你作為，以為忠臣可盡去，奸相可得志。如今問你這狐群狗黨，可能再使些奸謀麼，我嘗讀《宋史》，而見你們屈陷忠良，欺君負國，恨不得啖汝之肉。如今適逢其會，奸賊嚇奸賊，你該飽我老拳！」挹香雖是儒流，斯時怒恨已極，便揮拳將秦檜夫婦打得面青頰腫。旁犯竊竊相語，秦檜道：「此人不過一個秋魁罷了，有什麼稀罕？」挹香聽見，火星直逗頂門，不勝大怒，便回轉頭來罵道：「我之一榜秋魁，卻是十年窗下辛苦中換來的，不若你們這般狗丞相，諂媚求悅，走狗權門，求來的鐘鳴鼎食。」挹香越罵，無明火越提，掄拳亂打了一回，舉足亂踢了一回，方才息怒，復同鬼卒迤邐而行，心中倒覺十分爽快。

猛抬頭，見一座高臺，約有十丈，四面窗櫺齊全，上寫「望鄉臺」三字。挹香道：「上去一看如何？」鬼卒道：「你要還陽的，去看他什麼？況為善之人，不登此臺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仍只算遊玩，看看何妨。」

鬼卒只得同他上去。挹香見臺前懸一額，曰「回首已非」，兩旁楹聯道：

陰律本難逃，向鬼卒哀求，那復容汝返也；

陽間原不遠，看妻孥啼哭，誰能替你生乎。

挹香正在徘徊，鬼卒開了南窗道：「你要看家鄉，這裡來看。」挹香便至南窗一望，果見家庭十分忙碌，門牆上都紮了青布彩球，自己的屍首停在承志堂，靈前綠燭高燒，東西兩廊僧道們在那裡做什麼功德。挹香想道：「什麼僧道可以超度亡靈，經懺冥中有用，如今我家裡做功德，我也並無什麼應用處。此所謂淫僧妖道，無非騙人財物而已。」又看孝幃中鈕愛卿在那裡揩抹屍身，見他淚涔涔十分苦楚。

又見四妾都是披麻帶孝，哀哀啼哭。

又見許多穿白裙衫的婦女，也在那裡悲啼。挹香倒想不出是何人，細細一看，卻原來都是他的心愛美人，數之恰好三十一位。大喜道：「我曾在虎阜燈舫上說過，有一日死在你們眾美人之前，待你們都來送我，斯之謂全福。如今果應了那話了。蒙他們雖死不改，仍舊十分情重，卻也難得。」

又見孝幃東首有一男人，在彼擗踴大慟，視之乃好友鄒拜林也，心中更加感激。

又見孝幃之外姚夢仙、葉仲英、周紀蓮、陳傳雲、端木探梅、吳紫臣、徐福庭、屈昌侯許多好友，一個個都在那裡祭奠。

又見省親堂中父母十分悲慘，哭淚如珠，幸有旁邊侍兒們勸慰。

挹香看到其間，不覺淒然淚下，想道：「幸虧要還陽的，不然叫我那裡丟得下？」

便對鬼卒道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鬼卒笑道：「如何，你上了此臺，自然要想回去了。既如此，你可看定自己臭皮囊。」挹香聽了鬼卒的話，便看定了自己臭皮囊，鬼卒便將他兩足一抬，一個反簽斛斗跌下臺去。挹香大喊道：啊呀呀，跌死我也！眾美人快些救我！一聲大喝而醒。

卻說眾人正在哀哀啼哭，六局人正在端整成殮，猛聽見一聲大喝，屍首坐了起來，嚇得六局人等都逃了出來，嚷道：「活鬼出現了！」

嚇得眾美人如飛散白蝴蝶一般，紛紛亂竄。

端木探梅、陳傳雲、徐福庭、屈昌侯素來膽小，嚇得都逃回家去。

姚夢仙素來剛勇，全無畏懼，謂葉仲英、周紀蓮、吳紫臣道：「君勿驚怕，有我在此。」

眾親戚逃往省親堂，與鐵山說話。

此時承志堂上霎時走空，孝幃中僅剩一個愛卿了。愛卿見屍首坐了起來，他苦都來不及，那裡還有畏懼之心，便抱住屍首大哭道：「香弟弟，你還有什麼丟不下，替我說個明白，不要去嚇他們了。」

挹香笑道：「愛姐姐，我還陽了。」愛卿又哭道：「我也極欲你還陽，只怕閻君不讓你還陽，仍要催你去的。你有什麼說話，快些說罷。」說著又哭將起來。挹香道：「愛姐姐，我真個還魂了。我前日一魂不散，隨鬼卒見了閻王，道明姓氏籍貫，孰知要勾常州府金益鄉，鬼卒誤勾我長洲縣金挹香。冥君查我壽數未終，又說我是月老祠金童下世，奈凡身已潰，不可還陽，著鬼卒送我到月老祠請旨。所歷處盡是昔日夢境。月老查明一切，賜我仙丹，故得復還陽世。望愛姐不要哭了。」

愛卿聽罷，心中快活得如夢裡一般，笑都笑不出。忽又想到前日挹香死後，不料今日重生，從新哭將起來。

眾美人驀聽哭聲，認道挹香仍死，俱來窺探，見挹香已上了靈牀與愛卿說話，急欲退出。

挹香連忙追出來道：「眾姊妹勿慌，我還陽了。」眾姐妹方安慰了些，動問愛卿，方知底細，大家歡喜。

秋蘭、小素、琴音、素玉至省親堂面稟翁姑，弄得鐵山夫婦猶如夢裡一般，十分不

信，直至見了挹香方才大喜。挹香復於父母之前細說一遍，便命人至外說明其事，令六局們一齊回去，請諸親朋內堂相見。

此信傳出，外邊人人稱異，都一齊來看挹香。挹香道：「今日與眾位相見，事出再生，情如隔世。蒙眾位至此憑弔，我心感激非凡。眾位請上，待我拜謝。」眾人道：「此時身體虧弱，不可勞動。你既還陽，我等還要賀喜，何必言謝。」挹香道：「我今不比從前了。服了吳大仙返魂丹，不覺精神充足，較未病時更加強健了。」

說著便向眾人拜下。眾人連忙扶起，口稱不敢當，一個個也替挹香賀喜。

挹香回顧不見拜林，心中想道：「方才我望鄉臺上曾見他在我靈幃擗踴大慟，為何此時不見？」

便問仲英道：「林哥為什麼不在？」仲英道：「他因你要成殮了，知你生平所著的《一碧草廬詞鈔》是得意之作，又有《文章遊戲》一部，你在生愛看的，所以他到你書館中去取來，要替你放在棺中的。」

夢仙道：「少頃林哥哥知你還陽，不知他要何等快活來。」周紀蓮道：「可笑端木探梅等四人嚇得逃回家去。林哥哥現在書館未出。」吳紫臣道：「待我去請林哥哥來。」挹香喜道：「林哥哥真個知心，我死了他猶如此當心，真不愧我的知己。」便向紫臣道：「待我去看他。」逕往書館中來。

且說內堂早命人將承志堂上一切靈牀衣槨收拾一空，闔家歡樂稱賀。如今宅中只剩得一個鄒拜林未知挹香還陽，在書館中檢點挹香的書稿，一頭尋一頭哭道：「香弟在日，我與他何等歡樂，何等莫逆，如今我一個人弄得獨行踽踽，替他收拾殘稿，好不淒楚！」

一個人垂頭喪氣，自言自語，收拾好了正欲出來，恰巧挹香步入書房，將拜林對面撞了一撞。拜林驀地裡不曾防備，抬頭一看，吃嚇不小。

不知二人如何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